

燃烧的水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加拿大]乔治·鲍林 著 杨民生 译



Burning
Water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燃烧的水／(加拿大)鲍林(Bowering, G.)著;杨民生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8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Burning Water
ISBN 7-80657-131-0

I. 燃… II. ①鲍… ②杨…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8648 号

Copyright © 1980 by George Bowering.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Bukowski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8-91号

书 名 燃烧的水
作 者 [加拿大]乔治·鲍林
译 者 杨民生
责任编辑 王延庆
原文出版 Musson Book Company, 1980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375
插 页 2
字 数 137 千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131-0/I·121
定 价 11.3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用温柔的眼睛看世界

(代译序)

不知为什么,这本书让我想起了电影《泰坦尼克号》。打捞船将一段故事打捞出水面,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古怪的物件了,它与我们有什么联系吗?

有。必定有。

至少可以猜想的一点是,那是我们人类的活生生的生命在浮出海面,它所陈列的一切,都既神秘又寂寞。

那是一片无边的海。船舰驶过,驶过了几个世纪。向我们驶来。

可是看这本书,总觉得有些缭乱,今天的人对待几个世纪以前的往事,大致是很难措词的。骂也罢,说这是一群海盗,一群劫匪?颂也罢,说他们播种了文明?该说的,早已经有人说过了,甚至说尽了。现在要说,态度也是“复合”性的——把握这个世界,把握我们的人生,在文学的坐标上,恐怕没有一成不变的说法。与其被动地叙述历史,不如先放下历史,去寻找可能是无限丰富的“真相”。

生物境界也许是一个新的角度。主人公在这里以“真实”的名义,向我们讲述一段个人经历的往事。比如,虚伪的道学、无聊的习俗,都将在面对生命的时候揭开真实的面纱。我们的主人公从自己的故乡出发,漂洋过海,来到遥远的大千世界。从一个岸边到达另一个岸边。因为他们必须沿着命定的航道前进。

时而收集植物，时而写生，或是绘制航海图。整个世界就这样呈现在面前——有谁不向往前路的辉煌？有谁不对死亡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有谁不受利益导向的驱使？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像，整整四年在海上漂游是什么滋味？

心中有一个梦想。因为这个梦想，一条曲曲折折的感情线把他们交给了大海。从劈波斩浪中，去窥探前路的风光。温哥华面露笑容，虽然像最普通的水兵那样，他对歌曲的热爱也仅此而已。有时候他耳畔似乎回响着成千件乐器的鸣响。他渴望一种单一的曲调。

当然还有战斗，和印第安人、俄国人、法国人。他们随时准备开炮。甚至将远方海岛上的一缕农家的青烟当成了敌人的烽火。紧张至此，可见这群水兵多么害怕就这么平淡无奇地被风浪席卷而去。

魔鬼知道如何划桨？

在印第安人的眼中，这群穿衣服的人是从天而降。他们带着大翅膀一样的船从太阳那里来。已经被神化了的他们能不在这一瞬间飘然若仙，以致忘记了身在何处吗？他们是颠簸在云霄与人间之间的匹夫。

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查阅地图的机会并不多。然而，当年正是地图的力量，使无数不安宁的人去探索身外的世界。鼓舞着无数的冒险者踏上了潮起潮落、变幻莫测的征程。那是一枚枚生命的筹码，他们将这筹码掷于茫茫的大海上，长云红霞，会不会梦想成真呢？

当年的“新大陆”，决不是一个游览胜地，这个历程充满着崎岖和负重，荒凉和困苦，没有全体水兵和军官的通力合作，没有百折不挠的勇气，是终究无法真正拥抱这场大演出的。

是人就很累。船上的生活未免乏味，天天的海浪都是相同

的，难道就这样荒谬地漂游下去吗？大海在船的周遭奔涌，水声澎湃，苍凉的感觉四面袭来，在心的上下摇晃着。

舰长温哥华是一个探险者。他在年轻的时代就开始磨砺自己的意志，他认为，一个软弱的人是注定不能够面对生命，也不敢正视生与死的。有力的人、强大的人才能够实现灵魂的目标。他最为钦佩的人是库克——他认为如果把库克当做一位父亲，那他就是将儿子扔进大西洋教他游泳的那个父亲。

海，是深沉的海。不是观景的海。是暗淡的，卑微的，弥漫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气息，跳动着那个年代的音符。无论怎样，这只船向着梦中的新大陆破浪而行，他们知道前边的海面上是什么吗？他们不可以倦了，累了，或是厌了。有一种情绪鼓动着他们，神秘的力量引导着他们，到大海的深处去，到海外的异乡去。

为了海军军旗的飘扬，舰上的士兵要不停地划动船桨。温哥华崇尚力量，他认为一个拥有对整个海岸控制权的人是有力量的。这是一种混合了欲望、罪恶与腐败的情感的方式。充满灵与肉结合产生的魅力，更坦荡，更深厚。

所以，破除了现实与历史、真实与魔幻的界限，才真正具备了“真”的光彩。对于温哥华这个人物来讲，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等待征服的天地——在某种意义上，邪恶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对“理想”的不断追逐，他们坚信自己站在正义一方，在致力于改善世界时，他们理所当然地运用强硬的手段来对付反对势力。他对待自己的军官和水兵既严厉、冷酷，又高傲。一个木匠被抓起来关禁闭又被遣返回国，是因为他竟暗示温哥华，在有些制作工艺上他比舰长懂得多；一个水兵被用手铐铐上鞭挞，温哥华舰长还组织全舰的人进行观看，甚至后来还将他送上了军事法庭，因为温哥华不允许严明的纪律被破坏，纪律是神圣的，是上帝，是文明社会，是大海共同赋予的。这个水兵对印第安人诉诸地

狱般的暴力,对于温哥华来说,这种罪行无异于是冒渎神灵。

可是,精神的平衡常被打破,过去、今日与未来波浪汹涌,巨大的海涛冲击着他们的灵魂,令他们对海上和本土的世界感到震颤,忧心忡忡,以致不敢正视和面对。这是个什么年代呢?“欧洲正在打仗,路易十六被造反的群众砍了头,至于英国,对付本国的共和派就够忙了,而且海峡里还有荷兰人的军舰……”当温哥华完全是孤身一人的时候,他会怀着满腔的愤怒,胸脯疼痛。他的心中有个愿望,就是希望能驶抵阿尼安海峡,希望尽快找到一条快速驶抵北大西洋的航道,从而结束自己的司令官生涯。

这一切的后面,荡漾着一个秘密。

雨下得越多,温哥华所受的肉体折磨就越多。在他的潜意识深处,有一个隐隐作痛的欲望,他不能停止下来,否则在自己灵魂中就会另有一种寂寞,寂寞得紧张,而且疲倦。他如同一只狼。狼所需要的正是被捕杀者的认同——作为猎物的土著与“狼”相生相克,如果没有猎物,他怎么建功立业?他又怎么在不断的搏斗中保持生命的张力?当温哥华向酋长询问了舰上一些水兵被杀的情况后,酋长们交出了两个渔民,温哥华立即下令处以绞刑。印第安人与他们交火了——“……你们让我们跟神圣的敌人开仗,然后你们就换走我们所有的海獭皮,用的是打不响的毛瑟枪,你们这些兔崽子!”话刚说完,这个印第安人就死了。种种迹象表明,对于温哥华而言,通过猎杀来解决生命的意义多少有些尴尬,但是,按照温哥华们的说法,印第安人也并非一直都是印第安人。他们当中也杀别的人。这是一片野蛮的土地,要么运气欠佳,你被别人杀死;要么天气太坏,你也会死;要么你不够强壮,而环境太恶劣,你还是难免一死。于是,从身体的人面兽身,到精神的人面兽身。

印第安人用水兵的枪打碎了一张地图连同桌子。一个戴狼面具的印第安人用毛瑟枪瞄准了温哥华的胸膛，他竟没有躲闪，为了自尊。结果是对方劣质的武器救了他。在印第安人的眼里，温哥华们也是野兽，甚至是魔鬼。“他们……脸上多毛，这说明他们跟野兽有关系，例如熊和狼。不过他们有魔镜，能使距离变近。”

成为一个水兵是命运的尴尬。一位水兵用矛刺鱼，却刺中了自己脚；一只信天翁的尸骸被保留了几个星期。死信天翁是超自然的恐惧之源——当这种鸟飞临他们的头顶，一颗子弹击落了它，很快腐烂的死鸟发出了阵阵臭气，可是谁也没有勇气把它踢下海去。而舰长温哥华呢？当圣地亚哥的医生看着他走出诊室时，医生告诉他的几个助手，说他正看到一个中年男子因过度消耗而死去。

最后的灾难是这样到来的。温哥华要所有的船员将航海日记交给他，植物学家兼代随舰医生的孟席斯拒绝交出自己写满了花花草草的日记。于是，孟席斯被宣布被捕了。接着，一场可怕的风暴将植物学家所有的栽培化为泡影。他发疯了。在温哥华的狂笑中，一颗子弹终于射进了舰长的胸口。

与其说我们为这样的结局感到震颤，不如说我们为这个海上旅程的颠覆而寂寥无言。浩浩的海风，吹落的仅只是历史的扉页吗？

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狂风大雨，惊涛骇浪，隔着时间横无际涯的大海望过去，那跌落在异国他乡的靈魂还在漂泊吗？

想起了海明威的作品，也想起了他笔下在茫茫大海上用自己的体力和意志进行搏斗的孤独的人。温哥华也孤独，他的孤独中埋伏着深深的危机。他并不愿自毁，但他也决不畏惧自毁。他用自己无意义的生命去拼杀，无意间，却写出了一段人们解释

纷繁的史话。

艺术幻影的吸引力便是这样产生的。理性与非理性微妙地交织在一起。温哥华们究竟是坚强的人还是脆弱的人？为什么一个人有着惊人的才华和毅力，同时又可能是那么地庸俗和怯懦？人类有没有自己期求的终点？人类要达到怎样的存在境界？也许我们很难说得清楚，但我们可以通过海上的故事去寻找自己的答案。

与传统的叙述方式不同，这册小说的写法是反经典的。经典总带着以往阅读痕迹，可是在这里，过去悦人的音乐可能变成了噪音，变成了讽刺，经过这一番噪音处理，我们的阅读不再那么流畅，急于看到具体形象的愿望被挫败，多重奏式的漂浮旋律，多角度的变幻、剪切，时而风景，时而事件，时而幻象，零零乱乱，杂杂沓沓，互不关联，仿佛像电影。作品引导我们的想像力，以想像汇聚、放大作品的意绪，扩展作品的艺术图式。我们感受到的是温哥华们脆弱灵魂细微而缓慢的折断声。随着波涛一样的意识流不断涌来，我们打破了沉积的种种文化伪装，我们也屏除了习惯的思维，坦陈自己生命真相，也就获得了另一种“真”的魅力。模糊中有更多的诱惑吗？

多少欢乐和悲哀横扫而过，我们不要闭上双眸——凝视这个世界的去去来来，用温柔的眼睛。

龙海秋

鸣 谢

加拿大议会授予我艺术奖,使本书的写作得以完成,谨表谢忱。

本书的某些章节曾在以下杂志上发表:

《岛屿》,《公开信》,《周期》,《卡皮兰诺评论》,《写作》。

除了引用乔治·温哥华作品中的某些段落,我还从下列各书里做了简短摘引:

威廉·美克皮斯·萨克雷的《名利场》,雷纳·玛丽亚·里尔克的《迪诺哀歌》,赫尔曼·梅尔维尔的《马迪》,威廉·莎士比亚的《暴风雨》。

如果乔治·瓦利不介意的话,我愿将本书献给他本人。

序

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以为只有我名叫乔治,跟国王同姓,这使我觉得从一开始历史和我本人就似乎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到温哥华居住后,我就在想:温哥华,现在地名也跟我的姓联系在一起了,也许乔治·温哥华老人在为乔治二世国王远航之时,也怀有这种浪漫情怀吧。对这些人 and 这个地方,除了写一本包含着历史和我本人的书,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六十年代末期我曾是个诗人,关于温哥华和我自己写过一本诗集,后来又写过一个广播剧本,使用的是第三人称。但我并不满意,因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远航并非诗意盎然,而且也肯定毫无浪漫情调。这不过是个故事而已,所以我打算写一本小说,叙述我们自己,叙述历史所包容的奇思妙想和古怪事实。如果沒有人来叙述这个故事,那乔治·温哥华就只是个已经不在人世的水手罢了。

如何着手叙述这个故事呢?我寻思自问。书都是有开头的,但这些开头又是多么地随意。譬如一七九二年时,在离北美西海岸不远的海上,在那可能升腾起的迷雾之中,出现了一些英国船只,这地方现在名叫伯拉德河口,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我却从特里斯特远眺大海,为这些访问英属北美西海岸的欧洲水手写诗歌。

那本诗集当然少不了我本人,尽管它必须客观实在才能对读者有所裨益。正是由于我从自己的视角来写诗,来写这个故事,才使这些岩石和海滩变得如此真实,使探险变得有价值。这

就是由于我本人，即乔治的到来，事情才会变得这样。我就是用这样的话来做结束语的，后来我又想多唠叨一下，但不是以那个诗情盎然的自我来说话。离开了温哥华，我说，回特里斯特去，在西欧尽可能地往东面走，到航海的欧洲人中去，到他们的后代中去吧，这一次要来点真格的，要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的想法是让自身从故事的假设背景，即从欧洲人占领的美洲向西欧的东端远行。西欧的这个地方曾是海员之岸，人人都曾向往过这片狭长之地，那儿曾经一度是白色的高山和雾霭迷濛的海水，罗马人、威尼斯人、哈布斯堡王朝和法西斯分子曾经为之而战，为之签约，这个后院的每一寸土地都被居住于此的历代子孙所涉足。离我所住旅馆一个街区的地方有个罗马剧场，就在警察局的那一边。穿托加服的男人们，至少在夏天的阳光里，曾经站立在广场上，去体会阳光照在额头上的感觉。

几百年后，在他们曾为之战斗和谈论到的长达上千英里的海岸上，太阳依然光焰如旧。我知道这一点，因为 DC—9 型客机的意大利驾驶员在使飞机从米兰和特里斯特迷雾中急速转弯飞出后，就让大家上升到了耀眼的阳光之中。

两个乔治所面对的是同一个太阳，是的，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海湾之中。故事是不能使我们置身于外的，这个我们当然也包括你在内。为了使你包括在内，我觉得我不能用第一人称对第二个人说话，所以，让我们用第三人称吧，让我们一起来观察他们。我们一起来叙述这个故事，我们毕竟一直站在一起，交谈着，编织着历史，编织出一部情节和人物都真实的历史小说。

第一部

奇迹

不管到底是什么,反正有个幻象从远处的迷雾里隐现出来,滑进了照射在河口的灿烂阳光之中。那是在一七九二年六月十日。

对岸上仅有的两个男人来说,时间也可能是六月二十日,此刻他们俩正在岸上观察着。岸上岩石密布,涨潮水线以上全是矮树。这两个男人是印第安人,他们知道怎样隐蔽在岩石和矮树里,至少眼下他们知道必须这样做。

“我这辈子还是头一次看见幻象呢。”第一个印第安人说道。

“幻象?”另外一个印第安人问道。

“老人告诉过我,他们说只要你饿上一两个星期,再独个儿到树林里去,一准会看见幻象的。呃,也许我最近吃得太少了吧。”

第二个印第安人年长十岁,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伤疤。他叹了口气。

“你吃东西没什么特别的问题,”他说道,“你吃得比我多,可我带的食物却比你多。”

“我还在长身体嘛。当然啰,要成为部落里的一个真正的男人,我需要那些营养,才能长大自立。你不会反对吧?”

这些年轻人要成为部落里的真正的男人,也许会相当地劳累,要不停地说不完。第二个印第安人看着他的同伴,此时后者正静倚在一块光秃秃的有条纹的花岗岩上,百无聊赖地抠着肚脐眼。他是在预卜未来。

“你这次不用暗示，我今晚也肯定会把钓到的鱼分一半给你，我还会谈谈你看到的这个幻象。”

第一个印第安人的目光从肚脐眼上抬了起来，他似乎把幻象忘记了。他举起手臂，掌心向下，遮住眼睛，凝视着银光闪烁的河水，另外一个幻象融入了第一个幻象。当这个幻象变得近了时，可以看到它比第一个要大些。第一个印第安人把鱼竿放到一块平坦的岩石上，朝水边稍稍爬近了一点。再远一些就会掉进水里，那第二个印第安人就得在一星期之内第二次救他，不然，他就会淹死。他曾说过，我是个艺术家，会不会游泳有啥关系？而他的救生员则回答道：那会不会钓鱼又有啥关系？

“好了，你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水面上有两只美得吓人的鸟。”

“鸟？”

“是大鸟。它们也许是幽灵吧，闪光的巨大翅膀是收住的，在休息。我听过许多关于鸟的幽灵的故事。有个故事说那幻象会啄你的脑袋，吃你的脑浆……”

“胡说八道。”

“有些鸟的幽灵从山上和天上降落下来，把不相信幽灵的孩子和品性不好的人叼走，还有一个幽灵的名字长得不得了，它会吃眼珠子。可从来没有像这种样子的幽灵。”

“也许吧，那这个幽灵一定是另外一个人的。”第二个印第安人推测道。

“这想法真有意思，但事实上它这次已经让我们给看到了。”

“那你认定是事实了？”

“当然啰，可是事实也只能把我们引向幻象，我们有些人是生来就能看见幻象的嘛。”

“也许你难得钓到鱼弄回家就是这个原因吧。不管是藏在

水下,还是在岩石上,鱼都在不断地改变颜色,这是事实。得把这个事实弄清楚,需要的是技巧,还得有个好鱼钩。”

“但幻象并不是鱼,我的爱挖苦的老兄。”

“我刚才也许是从反面来说明我的想法吧。”他说道。

“可你朝远处看看,下午的太阳已经把这些收好的翅膀照得一清二楚。看来它们是金子做的,能见到这种景象,我们俩真够幸运的。我们就在这儿过夜吧,我要继续观察这些幻象,它们是不会消失的……”

“天一黑下来你就困了。”

“我要一直观察到它们飞回天空,飞回天堂,或者飞回天上的故乡,然后我就对伟大的神灵敞开胸怀,编一首歌,这首歌能揭示这个幻象的意义,我把它带回部落,我会受到欢迎,像个……”

“像个部落的真正的男人。”

他搁下笔,走了出去,来到特里斯蒂诺的阳光下,他回来时,这一切显得十分疯狂。

“对,部落的真正的男人。别讥笑,我可不只是这样,也许你自己感受不到。”

第二个印第安人朝这两只大天鹅的方向啐了一口。

“你看见你的这些幻象了?”

“是的,我看见了。噢,是看见了。非常清楚。我真的看见了,你也真的看见了,这也就证实了你的那些宝贵事实。”

“不太肯定。”此刻他要把这个过分自信的小怪物镇住,给他点小小的刺痛。“那是两只船嘛。”

“哈哈!”

“是别的民族的两只大独木舟，我刚才就说过了。”

“啊，肯定是长翅膀的独木舟了吧？”

“这些翅膀是用厚布做的，能逮住风力，就像我们用网速住鱼一样，所以能在海上远航。”

“你是想让人不相信我说的话。”

“不对，我只是要让人不相信你的幻觉。你那幻觉简直就会让鱼从水里跳出来，跑进你的袋子里，可想像又是另外一码事了。想像能告诉你该在哪儿下钩。”

第一个印第安人的目光越过他的同伴，凝视着那些小玩意，接着又停到同伴身上。他朝四周扫视了一遍，突然一下子盯着第二个印第安人，竭力要逮住像在岩石阴影里游动的鱼那样的事实真相。

“你知道，我并不想相信你说的话，但我发现这样很难。我可是生来就得相信你说的话。”

“尽管你生来就是能看见幻象的。”

艺术家从年长的伙伴身边转过身去，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话里的嘲弄也是假装出来的。他的朋友把手搁在他披了鹿皮的肩头上，使他转过身来。

“那是船。你的幻觉是不能让它们消失的。你得让理智引导你的想像。你现在看看那只大一些的独木舟尾部的最高点吧，看见什么了？”

第一个印第安人往前面看去，他的视力极佳。

“看上去像个人。”

“是吗？”

“衣服古里古怪，这片海上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衣服。他一定是个神，他……”

第二个印第安人使劲在他的肩头上捏了一把。